

金匱要略方論今釋卷二

川沙 陸彭年淵雷 撰述

受業妻嘉定沈本琰 參校

●瘧病脈證并治第四

證二條 方六首

瘧病以往來寒熱。發作有時爲候。其病理原因。蓋難言矣。內經瘧論。文旣不甚可解。刺瘧論臚舉足六經之瘧。及五藏胃府之瘧。刺法失傳。今亦不能得其旨。後人或以爲溼。或以爲痰。皆臆測而已。西歷千八百八十年。法醫拉非蘭民。Laveran於瘧病人之血中。發見一種孢子蟲。卽認爲瘧疾之病原。名之曰麻拉利亞原蟲。其後醫家詳加研究。知此蟲入於人之赤血球。每次分裂繁殖時。其人卽瘧發。始惡寒。繼發熱。終則汗出熱退。孢子蟲種類不同。其成熟分裂之期有長短。故瘧有每日發。間日發。三日發之異。千八百九十七年。露斯氏 Ronald Ross 證明傳染之徑

路。係一種蚊。名安俄斐雷斯 *Anopheles* 者。介入人體。傳染後發病前之潛伏期。自三十六小時至二十一日不等。此說爲現代西醫所公認。視爲鐵案者也。然春夏之交。蚊蚋已多。人不病瘧。瘧之流行。反在深秋。又有隆冬病瘧。寒熱汗三程悉具者。斯時蚊之絕迹已久。則蚊傳瘧蟲之說。已不可信。德人殼克氏 Koch 所持以證明細菌爲病原者。凡有三例。某病患者之體內。必能檢得該病之病原菌。此其一。凡病原菌。可以培養而得其純粹菌羣。此其二。將純粹菌種於動物體內。則動物現該病之特有證狀。此其三。然西醫之言麻拉利亞也。有所謂假面性閒歇熱者。其人血中不見孢子蟲。但以瘧疾特效藥奎寧治之而愈。亦謂之麻拉利亞。則與殼克之第一例不合。又有作弛張熱。及稽留熱者。有並不發熱。但皮色污穢蒼白。心悸氣促。關節疼痛。體力衰脫者。以其血中皆有孢子蟲。亦謂之麻拉利亞。則與殼克之第三例又不合。由是言之。病瘧者。未必由於孢子蟲。染孢子蟲而病者。未必作瘧型。孢子蟲之傳染。亦未必由於蚊類也。愚以爲細菌原蟲之足以致病者。

隨時隨地有之。卽健康人之體內。亦常有病原菌發見。其人所以不病者。抗毒力充足。病菌於體內不能繁殖故也。病菌繁殖於體內。必因其人抗毒力衰減之故。抗毒力之衰減。多因外界氣候之異常變化。調節機能失於應付之故。然則國醫以六淫爲病原者。雖若膚泛。而至理存焉。

師曰。瘧脈自弦。弦數者多熱。弦遲者多寒。弦小緊者下之差。弦遲者可溫之。弦緊者可發汗鍼灸也。浮大者可吐之。弦數者風發也。以飲食消息止之。

此條憑脈不憑證。乃脈經家言。非仲景法。然瘧脈自弦是事實。徵之實驗。瘧始發。惡寒戰慄時。其脈弦。發熱汗出時則不弦。脈之所以弦。因淺層動脈收縮故也。淺層動脈收縮。則皮色蒼白。口脣指甲作紫藍色。見鬱血證。故脈弦與鬱血同時俱見。皆在瘧疾之惡寒期中。數屬熱。遲屬寒。亦是脈法大綱。弦小緊者以下。則不可過信矣。

徐彬金匱論註云。脈大者爲陽。小者爲陰。緊雖寒脈。小緊則內入而爲陰矣。陰不可從表散。故曰下之愈。遲旣爲寒。溫之無疑。弦緊不沈。爲寒脈而非陰脈。非陰。故可發汗針灸也。瘧脈概弦。而忽浮大。知邪在高分。高者引而越之。故可吐。旣云弦數者多熱矣。而復申一義云。弦數者風發。見多熱不已。必至於熱極。熱極則生風。風生則肝木侮土。而傳其熱於胃。坐耗津液。此非徒求之藥。須以飲食消息。止其熾熱。卽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。正內經風淫於內。治以甘寒之旨也。

從尤氏刪節其解弦數本

之乃師喻氏
醫門法律

元堅云。此條就脈候以示瘧病證治之綱領。蓋瘧是半表半裏之病。其有表裏證。亦少陽病邪之所派及。不比傷寒太陽陽明之情機。故其汗吐下。亦與傷寒之治例不同。所言弦數者多熱。卽白虎加桂枝湯。柴胡去半夏加栝樓湯證也。弦小緊者下之差。鼈甲煎丸是也。弦遲者可溫之。柴胡桂枝乾薑湯是也。弦緊者可發汗。牡蠣湯是也。浮大者可吐之。蜀漆散是也。療瘧之法。實不能出於此數件矣。又按

弦數者風發也。以飲食消息止之。外臺無止字。似義稍長。

病瘡。以月一日發。當以十五日愈。設不差。當月盡解。如其不差。當云何。師曰。此結爲癥瘕。名曰瘡母。急治之。宜鼈甲煎丸。

外臺。病瘡上有問字。其作期。丸。徐鎔本作圓。下並同。

此條言瘡病至一月以上者。當治其瘡母也。一日發十五日愈。不差月盡解者。蓋謂瘡病不服藥。大抵節氣一更而自愈。否則節氣再更而自愈。然亦約略之詞。事實上並不盡然。故脈經無此文。但云瘡病結爲癥瘕。可以見也。瘡母字。依玉篇。當作瘳。莫厚切。云。病瘳。瘳也。案瘡母。卽西醫所謂脾臟腫大。脾臟位於左脇下。作橢圓形。大小略如內腎。質甚柔脆。其生理功能。尙未明瞭。患急性熱病者。脾臟往往腫大。瘡病尤甚。發熱則腫。按之堅而痛。熱退則腫消。瘡母者。病久而脾腫不消也。據西醫之說。則因瘡發而脾腫。非因脾腫而發瘡。然瘡病熱退之時。血液中孢子蟲絕少。反於脾臟骨髓等深部。營分裂生殖。且脾腫不消而瘡不差。則謂久瘡由

於脾腫也亦宜。

鼈甲煎丸方

鼈甲十二分炙

烏扇三分燒

黃芩三分

柴胡六分

鼠婦三分熬

乾薑三分

大黃三分

芍藥五分

桂枝三分

葶藶一分熬

石韋三分去毛

厚朴三分

牡丹五分去心

瞿麥二分

紫威三分

半夏一分

人參一分

廔蟲五分熬

阿膠三分炙

蜂窠四分炙

赤消十二分

蜣螂六分熬

桃仁二分

右二十三味爲末。取鍛竈下灰一斗。清酒一斛五斗。浸灰候酒盡一半。著鼈甲於中。煮令泛爛如膠漆。絞取汁。內諸藥煎爲丸。如梧子大。空心

服七丸。日三服。

千金方用鼈甲十二片。又有海藻三分。大戟一分。廔蟲五分。無鼠婦。赤消二味。以鼈甲煎和諸藥爲丸。

元堅云。古方所言分者。係裁分之分。非六銖爲分之分。此方鼈甲。千金注作三兩。而鍛竈下灰。與清酒。俱有定量。則他藥以分稱者。蓋後人所妄改。其三分者。宜作十八銖。六分宜作一兩十二銖。五分宜作一兩六銖。一分宜作六銖。二分宜作十

二銖。四分宜作一兩。始合古義。淵雷案。千金作成死鼈十二片。治如食法。聖濟作鼈肉煎丸用

生鼈肉半斤注云。要略作鼈甲三兩。而他藥皆以銖兩計。其方有大戟海藻蟲。無

鼠婦赤消。共二十四味。分量亦頗異。原注所斟。殊不覈。浸灰候酒盡一半。千金作以酒漬灰。去灰取酒。

脾臟腫大。雖爲急性傳染病之併發病。然其所以腫。則因脾動脈生血栓。或竟栓塞。或因急性鬱血而起。西醫於血栓栓塞。殊無治法。故能知脾腫之原因。而不能療治。國醫不知脾腫。謂之瘧母。然治之以鼈甲煎丸。何其冥悟而默契也。方中藥味雖多。大要是行血消瘀之品。所以溶解血栓。滌除鬱血。殆所謂原因療法歟。山內慮云。此方逐血之品特多者。以瘧至久。則血道澀滯。與邪搏結。楊仁齋有瘧有水有血。當以常山草果檳榔青皮烏梅甘草作劑。加五靈脂桃仁爲佐之說。其意可見矣。金匱述義引

程氏云。瘧母者。邪氣內搏於藏府。血氣羈留而不行。息而成積。故內結癥瘕。而外

作往來寒熱。內經曰。堅者削之。結者行之。以鼈甲主癥瘕寒熱。故以爲君。邪結於血分者。用大黃芍藥。廔蟲。桃仁。赤消。牡丹。鼠婦。紫葳。攻逐血結爲臣。邪結於氣分者。厚朴。半夏。石葦。廔葶。麥烏。羽。蜂房。蜣螂。下氣利小便。以爲佐。調寒熱。和陰陽。則有黃芩。乾薑。通營衛。則有桂枝。柴胡。和血氣。則有阿膠。人參。六味以爲使也。結得溫卽行。竈灰之溫。清酒之熱。所以制鼈甲。同諸藥而逐癥瘕瘡母。

丹波氏云。烏扇卽射干。見本經。千金作烏羽。赤消。活人書云。消石生於赤山。攷本草。射干。散結氣。腹中邪逆。鼠婦。治月閉血癥寒熱。石葦。治勞熱邪氣。利水道。紫葳。治癥瘕血閉寒熱。瞿麥。利小便。下閉血。蜂窠。治寒熱邪氣。蜣螂。治腹脹寒熱。利大小便。廔蟲。治血積癥瘕。破堅。鍛竈灰。卽鍛鐵竈中灰爾。亦主癥瘕堅積。此方合小柴胡。桂枝。大承氣。三湯。去甘草。枳實。主以鼈甲。更用以上數品。以攻半表之邪。半裏之結。無所不至焉。

師曰。陰氣孤絕。陽氣獨發。則熱而少氣煩冤。手足熱而欲嘔。名曰瘴瘧。若

但熱不寒者。邪氣內藏於心。外舍分肉之間。令人消鑠脫肉。

此條語出瘧論。脫肉。徐鎔本誤肌肉。趙刻本僉橋本及外臺並作脫肉。與瘧論同。瘧論云。其但熱不寒者。陰氣先絕。陽氣獨發。則少氣煩冤。手足熱而欲嘔。名曰瘧瘧。瘧瘧者。肺素有熱。氣盛於身。厥逆上衝。中氣實而不外泄。因有所用力。腠理開。風寒舍於皮膚之內。分肉之間。而發。發則陽氣盛。陽氣盛而不衰。則病矣。其氣不及於陰。故但熱而不寒。氣內藏於心。而外舍於分肉之間。令人消鑠脫肉。故名曰瘧瘧。案陰氣先絕。陽氣獨發云者。其人津液少。而體溫之形成亢盛。所謂陰虛陽盛之體也。古人名體溫曰衛氣。又以肺主氣。故體溫形成亢盛者。謂之肺素有熱。又以心主火。而爲陽藏。故瘧病之但熱不寒者。謂之氣內藏於心。後人竟以瘧瘧爲心肺之病。則誤矣。體溫之放散。身半以上爲多。故氣盛於身。則厥逆上衝。少氣煩冤也。手足爲諸陽之本。陽盛。故手足熱。熱干於胃。故欲嘔。名曰瘧瘧。瘧者熱也。津液本少。又發瘧瘧。則體內脂肪蛋白質。愈益分解而消耗。故令消鑠脫肉。

溫瘧者。其脈如平。身無寒。但熱。骨節疼煩。時嘔。白虎加桂枝湯主之。

瘧論以先熱後寒者為溫瘧。但熱不寒者為瘧瘧。金匱則瘧瘧溫瘧似無別。且瘧

瘧但熱不寒。厥逆上衝。謂衝逆非厥冷之脈以證候論。亦是白虎加桂枝湯所主。然則雖無別

可也。瘧脈自弦。如平。謂不弦也。身無寒但熱。則脈不弦。可知瘧脈之弦。必在惡寒

鬱血時矣。

元堅云。瘧邪本在少陽。故時嘔。此證則熱邪熏胃者為甚。故身無寒但熱。更就骨

節疼煩視之。則猶有表邪在。故加桂枝於白虎湯中。以兼治表裏。白虎清涼而少

陽之邪亦解。猶三陽合病用白虎之例。傷寒論二百二十八條

白虎加桂枝湯方

知母 六兩

甘草 二兩

石膏 一斤

粳米 二合

桂 去皮三兩

右剉。每五錢。水一盞半。煎至八分。去滓溫服。汗出愈。

粳米二合。千金外臺及傷寒論白虎湯並作六合。桂。俞橋本作桂枝。並是。賁服法

亦非仲景之舊。千金云。右四味。㕮咀。以水一斗二升。煮米爛。去滓。加桂心三兩。煎取三升。分三服。覆令汗。先寒發熱汗出者愈。外臺此下更有十四字云。傷寒論云。用粳粳米。不熟稻米是也。

聖濟總錄云。知母湯。

即本方

治溫瘧。骨節疼痛。時嘔。朝發暮解。暮發朝解。

案即千金本方之證治也

方極云。白虎加桂枝湯。治白虎湯證而上衝者。

方機云。瘧疾。身熱。骨節疼煩。渴欲飲水者。白虎加桂枝湯主之。

類聚方廣義云。霍亂吐瀉之後。身體灼熱。頭疼身痛。大渴煩躁。脈洪大者。宜此方。淵雷案。此方。千金外臺俱用桂心。凡仲景用桂枝。而千金外臺用桂心者。不一而足。細考之。殊無條理可尋。東醫吉益氏之流派。遂以桂枝桂心爲一物。俱治衝逆。然桂心味厚。桂枝味薄。衝逆而有表證者。宜桂枝。衝逆而下焦寒者。宜桂心。此方有骨節疼煩之表證。則用桂枝爲是。

吉益猷險症百問云。一婦人病瘧。乾嘔不能食。又惡心。強食之。則必吐。發時。身體

疼痛。寒少熱多。嘔吐益甚。試多與冷水。則嘔吐稍止。於是作白虎加桂枝湯。令熱服之。忽焉振寒發熱。大汗出而愈。淵雷案。此案因白虎證不具而嘔吐劇。南涯蓋偶憶金匱溫瘧有時嘔之證。故先以冷水試之。喜冷則可與白虎。得冷水而嘔吐稍止。則與本條之時嘔正合。故用白虎加桂枝湯。觀其得湯而病愈。可知仲景所記證候。皆由積驗而來。可爲用藥之標準。絕非率爾操觚者。此大論要略之所以可寶也。尤奇妙者。服湯後。振寒發熱。大汗出而愈。千金不云乎。先寒發熱。汗出者愈。蓋溫瘧本無寒。服藥反先寒。則爲暝眩。暝眩斯病愈矣。讀金匱千金者。於此等處。往往漠不經意。庸詎知其記用藥之標準。記暝眩之狀況乎。夫漢唐醫書。質樸翔實。時醫不能讀其文。不敢用其方。獨嗜金元以後浮夸臆造之說。旅進旅退。不自濯磨。坐使國醫黯然無色。而東邦健者。反乘時崛起。丕振宗風。此亦吾黨之羞。可不力爭上流。以自雪乎。

瘧多寒者。名曰牡瘧。蜀漆散主之。

外臺引仲景傷寒論。作牝瘡。元堅云。宋本外臺作牡瘡。蓋其作牝者。程衍道明崇禎人重刻外臺秘要者。所意改。吳氏醫方考云。牝。陰也。無陽之名。故多寒名牝瘡。

蜀漆散方

蜀漆洗去腥

雲母燒二日夜

龍骨等分

右三味。杵爲散。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。○溫瘧加蜀漆半分。臨發時服

一錢七。一方雲母作雲實

洗去腥。趙刻本誤作燒去腥。今據徐鎔本改。外臺方云。蜀漆洗去腥。雲母。龍骨。右三味。等分。搗篩爲散。先未發前一炊。以清酢漿水和半錢服。臨發時更服一錢。溫瘧者。加蜀漆半分。雲母。炭火燒之。三日三夜用。注云。雲母一作雲實。方極云。蜀漆散。治寒熱發作有時。臍下有動者。

類聚方廣義云。牝瘡七八發若十餘發後。病勢漸衰者。未發前一時許。以酢水等分。或新汲水。服一錢七。則吐水而愈。

程氏云。蜀漆。常山苗也。得漿水。能吐瘧之頑痰。此方乃吐頑痰。和陰陽之劑。故牝瘧溫瘧俱可服。元堅云。雲母龍骨性用。注家所說。似未明晰。攷之本草。亦未見有治瘧之能。竊以爲此二味及牡蠣。俱有解水結之功。故與蜀漆相配。能豁瘧痰也。肘後方曰。老瘧久不斷者。末龍骨方寸匕。先發一時。以酒一升半。煮三沸。及熱盡服。溫覆取汗。便卽效。千金翼曰。療痰飲頭痛。往來寒熱方。常山一兩。雲母粉二兩。右二味爲散。熱湯服方寸匕。吐之止。若吐不盡。更服。並與此方其意相似。又刺瘧篇次注曰。先其發時。真邪異居。波隴不起。故可治。過時則真邪相合。攻之則反傷真氣。故曰失時。蓋得此說。而此方服法。義益明矣。淵雷案。此方用以截瘧。無論寒多熱多。但臍下有動者。甚效。若胸腹有動者。加牡蠣。惟截瘧須於瘧發三五次以後行之。截之若早。常有貽後病。雖西醫習用之奎寧。用早亦滋流弊。又須於瘧發前一小時乃至二小時服藥。服早不過不效而已。服遲則瘧發更增躁擾。此皆經驗之事實。知古人信不我欺。

附外臺祕要方

○牡蠣湯治牡瘡。

牡蠣四兩 熬

麻黃去節 四兩

甘草二兩

蜀漆三兩

右四味以水八升。先煮蜀漆麻黃去上沫得六升。內諸藥。煮取二升。溫服一升。若吐則勿更服。

各篇中附方。蓋宋臣孫奇林億等校理醫籍時采入。決擇頗精。亦有本是仲景方而要略遺佚者。故諸家注本多存而不去。惟程氏直解及醫宗金鑑不載附方東醫亦與仲景方同論列。此方外臺列於蜀漆散之前。云仲景傷寒論牝瘡多寒者名牝瘡。牡蠣湯主之。方中甘草下有炙字。蜀漆下更有七字云。若無用常山代之。煮服法云。右四味切以水先洗蜀漆三遍去腥以水八升。煮蜀漆及麻黃去沫取六升。內二味更煎取二升。去滓溫服一升。即吐勿更服則愈。

方極云。牡蠣湯治甘草麻黃湯證。甘草麻黃湯治喘急而胸中有動者。方機云。治瘧疾追或自汗或不汗者。